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八六至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採撰

後魏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撰帝錄二十卷

崔逞初為慕容燕著作郎撰燕記

封懿仕慕容燕為中書令撰燕書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常卿初道武詔尚書郎鄧淵注國記十餘卷

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不廢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頴晁繼范亭黄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高允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允表曰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近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失而効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

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繇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文辭凡為八篇大武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

異亦豈減崔浩乎又允為中書令遷中書監雖久典史事然而專勤属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准春秋之體而時有刋正允所引劉模者頗渉經籍微有注籍之用允為秘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輯著嘗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属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遺模執筆而授裁斷之意如此者五六歳允成篇卷考論上下模豫有功焉

劉昞為樂平王從事中郎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

劉芳為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

韓始均為著作郎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

崔鴻為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

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檇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孑孑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以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慱極羣書才史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之意正始末任屬記言撰

輯餘暇乃刋著趙燕秦夏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
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搆悉了唯有李權蜀書搜索
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始購得討論適
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各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
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
呈儻或淺陋不迴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韓顯宗為著作郎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高謙之為國子博士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

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

常景為秘書監撰儒林烈士傳各數十篇

梁祚為秘書令撰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裴伯茂為中書郎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温子昇為中書郎撰永安記三卷

宋繪好撰述中朝士傳十卷

李公緒為衛州司馬屬疾去官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

古今異記二十卷趙語十三卷

高閭為侍中撰燕志十卷記馮跋事

姚和都為左人尚書撰奏記十卷記姚萇事

楊衒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勑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

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尊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馬空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之尚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勑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

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記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皇建中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在秘閣外人無緣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外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陽休之爲中書監撰幽州人物志行於世
劉晝冀州舉秀才不第撰高才不遇傳四卷
顔之推爲黄門侍郎撰集靈記二十卷寃魄志三卷
李槩撰國春秋二十卷左史六卷
盧思道爲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撰知已傳一卷
後周蕭大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性好學務於著
述人之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
滎建緒性寛直兼有學業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

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記三十卷

姚最字士會為太子門大夫遷蜀王秀司馬慱通經史尤好著述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又撰序行記十卷

劉璠為内史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

隋魏澹為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别成魏史為例一卷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絶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緣子孝對父生

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司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志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班固范曄陳壽

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
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
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
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
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
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
師典誥尚須南董有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

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俟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乎文昭武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黄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詔誡將

來者也而大武獻文竝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座矢及主屋而可隱没者乎今始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卽明據實叙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刋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離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殂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懐愧令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吴楚其五曰壹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馬堯舜之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

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矣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彼蓋自謂贊仰其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縣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緜來也滑又以爲

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跡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按邱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王邵為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遣使收其書覧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遷秘書少監卒卯在著

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記三卷爾朱氏家傳二卷

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

牛宏為吏部尚書撰周史十八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

筆削煬帝未甞不稱善而官竟不遷

許善心大業四年為給事郎撰六物志奏之九年煬帝甞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領大著作撰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輯家書葺畧成七十卷

宇文愷為左庶子撰東宫典記七十卷

明克讓為通直散騎常侍著古今代記一卷續名僧記一卷

柳誓為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為儒林郎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順為起居舍人大業中奉詔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勃之祖也絳州龍門人仕隋為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没無可紀録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䰟至於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緜歷歲祀各殊徽號删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謡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懐撰次實資良直中書舎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䰟史侍中陳叔達秘書

丞令狐德棻大史令唐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彞中書舍人顔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與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脩陳史緜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内省以修五代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頴達

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陳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頴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删益博綜顧野王所脩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惟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裴矩為吏部尚書撰開皇平陳記十二卷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十七年七月玄齡及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上所撰高祖今上即太宗也實錄各二十卷

二十年閏三月詔曰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眺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縣遠發揮文字之道導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易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採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塗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令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圖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謝江右嗣興竝宅寰區總釐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十有

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縈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堙於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於陸曹鄧畧紀帝王鸞感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遺芳於簡册金行曩誌闕繼美於驪騄遐想寂寥深為歎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於是司

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辛玄馭著作佐郎劉胤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竝當時屬文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蕪蔓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考正以臧榮緒晉

書為本捃摭諸家傳記而附益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記為十帝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以下為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皆洽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又載李淳風為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書其天文與歷志皆淳風所作

溫大雅為禮部尚書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褚無量為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撰帝王記錄三卷

長孫無忌以高宗朝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無忌又與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禮官國子祭酒崇文舘學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弘文舘學士李義府著作郎崇賢學士劉胤之著作郎楊仁卿起居郎弘文舘直學士張文恭等撰國史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依紀傳之

例凡八十一卷成詰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藏其書於內府

許敬宗為中書令高宗顯慶四年二月敬宗與中書侍郎許圉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郎顧裔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帝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擐甲冑親履矢鋒戎衣霑馬汗兜鍪生蟣虱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

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温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方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世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歛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於後向者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命係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轝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衣我不為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周智等竝修史於是左史李

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刋 敬宗又撰文館詞林文人傳一
改會仁實卒官又止
百卷

呂才為太子司更大夫顯慶四年著隋紀二十卷

孟利貞撰封禪錄十卷入為著作郎

李延壽為符璽郎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
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帝自製序延壽

又撰太宗文皇
帝政典三十卷

張昌宗為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

十卷

唐臨爲禮部侍郎貶潮州刺史撰冥報記二卷

李義府爲右相流振州著宦遊記二卷

武三思爲特進梁王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勑三思及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彦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指則以貽勸誡

劉仁軌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著行年紀十卷

行於代
杜儒童為大州刺史撰隋季革命記十二卷傳於代
何彦先為地官侍郎撰三國戰策十二卷行於代
劉允濟為著作佐郎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
國遺事撰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盛傳於代遷左史兼
直弘文館
魏元忠為中書令中宗神龍二年五月與左散騎常侍
武三思禮部尚書祝欽明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書少

監柳沖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以則天實録二十卷上之

元行沖為太常少卿景龍三年十二月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

宗秦客為内史撰聖母神皇實録十八卷

丘悦為岐王傅撰三國典畧三十卷

劉子玄為著作郎修史玄宗開元四年十一月與吳兢

撰修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以聞

吳兢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溫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於私室雖綿

歷二十餘年尚刋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凶釁頃歲以丁
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儻
有廢絶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删輯雖文則不
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乎開元十四年
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撰將成此書
於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
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絶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
勑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兢遷荆州司

馬其書竟未能就所修草本兟亦自將帝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畧不堪行用兟又撰中宗皇帝實録二十卷

裴光庭為侍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臣聞聖人述作先宅天人之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萬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絶緒仲尼振其頹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勸善自獲麟巳來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以篡殺為揖讓既撓亂

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微臣末學待罪阿衡職兼弘文懼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為刋削兼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修續春秋經具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館内直學士張琪李融等如左邱明受經敷暢聖意屬詞比事原始要終審逆順之端

定君臣之叙繼周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竆永為程式帝手詔報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所以稽參緯而垂訓誡也卿博古知今通才達識處弼諧之任則忠讜日聞綜墳籍之司則文儒道長今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舊史而作春秋斥班馬之紕繆繼經傳之褒貶著述之美當如斯馬將以先朝取朕裁定雖憲章前烈而事業相懸卿且就功隨了續進

韋述開元時為工部侍郎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

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脩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幷史例一卷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劉貺為左拾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十卷以獻玄宗嘉之蘭陵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于休烈肅宗時為太常少卿兼修國史至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幷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竝在興慶宮史館

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繇令府縣招訪有人别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賞絹十疋數月之内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又撰五代帝論

元載代宗朝為相廣德二年四月詔集賢院撰歷代書志從載所請也

令狐峘為起居郎舍人兼修國史大歷三年峘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成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册名臣傳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畧譏之

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潭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撰建中實錄十卷

令狐丕為太僕寺丞憲宗元和二年七月丕進亡故史官令狐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官初峘為右庶子史館脩撰坐貶吉州别駕實錄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裴垍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月垍與史官蔣武等修成德宗實錄表奏之曰臣聞格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之績屬當興運則事顯一時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謨斯在芳

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濬哲顧不朽亦賴之紀述伏以
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政戡薙羣慝消
復厄運大拯横流貞元之後天下無事亭障寢拆梯航
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事加以聖政多暇睿
文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絃扶持翼武之勲死節納忠
之士亦猶星拱扆極雲從飛龍君臣協期事業光大宜
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清寰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
思覿前鑒爰詔臣等俾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秘書少監

蔣武以去年八月論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
寫整飭今已就功臣等學愧前修職叨東觀雖談天測
海未究其高深而褒善貶惡靡慚其良直徒極搜採尚
懼闕遺臣屬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
典夙奉德音編簡既終稽慢為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
并目錄一卷謹隨表獻上帝覧而稱善詔答之曰朕獲
纘丕緒憲章成式永維皇祖之訓巍乎一代之典爰俾
撰錄垂之無窮以卿台輔元臣清直正氣慱貫程制該

通古今載筆之司遂命監領果諧朕志克就厥功緗緗永存風烈盡在祇若遺範感慰良深眷乃勤勞增用嘉歎所進知乃賜帛繒錦三百疋及銀器修史官蔣武林寶韋處厚樊紳等既頒寵賜又皆命進秩蔣武後改名乂再居史職前後二十年著大唐宰臣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傳共四十餘卷宰相記三卷

劉埭為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著傳記三卷

張薦為工部侍郎初在史館二十餘年著宰輔傳畧寓

居錄令怪集等

馬宇為秘書少監史館脩撰有史學撰鳳池錄五十卷

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著西陲要畧三卷

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穆宗長慶二年十月

勑隋及中書舍人韋處厚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錄仍

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内署仍放朝

參其實錄雖未絕筆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文宗朝隋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和四年三月隋表上
憲宗實録曰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言為尚書遠自軒皇迄惟列聖其間睿哲文明之德格
天濟物之功實頼記述傳諸不朽伏以憲宗皇帝承十
一葉之基運盈六十年之妖氛神功燀於無外玄化光
於有截語儉德則漸瀣以垂訓言憂勤則船日昃而
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聞納忠諫則咸許其自達羣
臣荷寛裕之德黔首飽慈惠之仁今之舉盛烈者貞觀

開元元和而已誠冝埀諸簡牒焕被縑緗長慶二年詔監脩宰臣杜元頴命翰林侍講學士臣處厚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澣宇文籍等分年編次實録屬中外多故筆削未遑或職秩遷移刋綴莫就陛下丕承鴻緒思弘祖德前詔處厚繼命臣隋比因奏對促令纂勒臣今採處厚等所録又與見在史官蘇景允等博訪遺逸精加研覈以畢其功建兹周㳅錯綜方就謹撰憲宗皇帝實録為四十卷目録一卷謹隨表奉獻雖刋精極思徒効

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任悚惕兢慙之至謹詣光順門奉進以聞詔報曰卿學貫六經究春秋之微旨業精五典得簡册之菁華編年紀述於皇猷記事備陳於王業垂堯言而可法彰禹績而有光極思盡誠宣我祖德閲覽之際虔感彌深賜監修國史路隋及見在史官司封郎中蘇景允起居舍人陳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係各綿綵銀器有差隋又進穆宗實錄二十卷文宗時隋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太和五年奏曰伏奉七月十七日勑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刋正畢日聞奏者臣奉宣尋以拜恩亦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允等各上章疏具陳刋改非宜又聞班行以此論議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虚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刋正項因

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
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
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之直
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
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慎於行事特此比類上開
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緣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
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
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

成於韓愈令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職既監脩盡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競言不如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輙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出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修示舊紀最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

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其餘依奏李德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八年九月已未進柳芳舊聞三卷又撰異域歸忠傳二卷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十二月進所傳撰唐典七十卷其表曰臣去太和元年伏蒙聖恩擢授諫官又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臣輙畧其繁文舉其

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一部凡七十卷謹
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仍宣付
史館集賢院繕寫
李紳為宰臣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勑憲宗
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
與新撰本同進來至三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亞等修
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勑曰憲宗實錄宜施行
舊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送館不得藏

隱先是李德裕秉政以其父元和初為宰相前史官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請改撰實録朝野非之

崔龜從為相大中五年七月上新撰唐歷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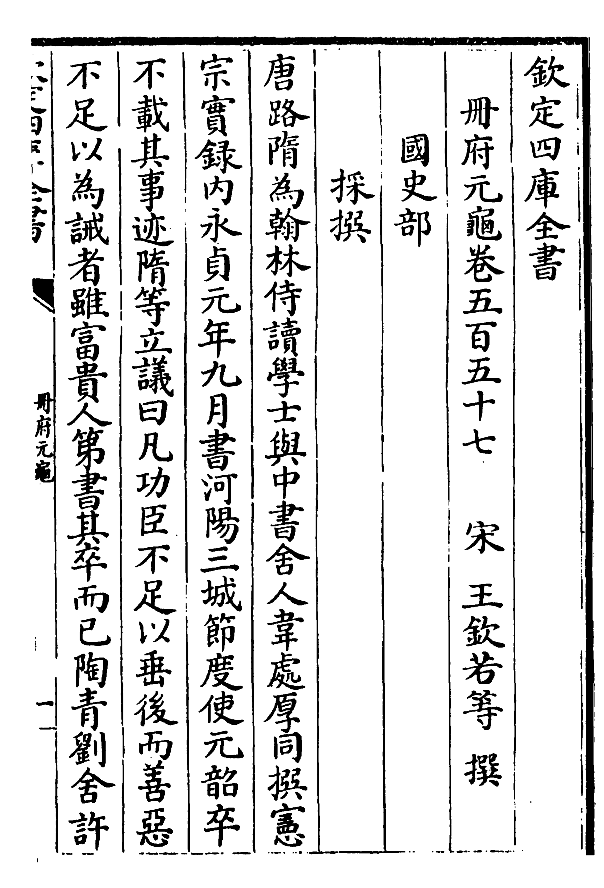
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撰敬宗實錄十卷

魏謩為相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三月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二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躭太常少卿蔣偕司勲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崔元暉以著述為業所撰義士傳十五卷友義傳十卷
栁玭為吏部侍郎大順二年二月勅玭等修宣宗懿宗
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修
乃奏吏部侍郎栁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
員外郎李裔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之踰年
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采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
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
沙仲穆昭宗龍紀中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紀

因曰太和野史

册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採撰

唐路隋為翰林侍讀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録内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迹隋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

昌辥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為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曾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徳著書或出竒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

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李吉甫為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仗下候對於延英殿帝以時政記問於宰臣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録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興造滕之言或不可闕因請隨奏對而記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帝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奏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

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之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長壽及璹罷而事廢賈耽齊抗修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

梁李琪貞明中歷兵禮吏侍郎與張衮郗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畧復詔宰臣敬翔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與實錄偕

行
後唐趙熙明宗時為起居郎史館修撰天成二年八月
熙上言曰伏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纘聖承乾咸從睿
哲之功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蕩定京輦廓清箴規
委諫諍之臣輔弼任賢良之士莫不盡編竹帛已播遐
陬其有聖德憂勤睿謀沉密至理每叶於神化格言皆
契於天時或拱極侍衛之臣或秉政樞機之地或陛下
有籌畫之妙或大臣得應對之儀外班既不聞知直史

憑何紀録實慮歲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抄録月終關送史館庶使簡編畢備言動無遺垂萬古之美談顯一時之盛事九月史館奏伏奉九月八日勑國祚中興已逾五載皇基統嗣爰及兩朝其有紀年之書行事之紀未聞編録實謂曠遺所司既不舉明史官又無起請因循斯久闕漏轉多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兩朝實録速具奏呈新朝日歷行事亦可精

專纂録無使厥墜者伏以簡編事重久闕鑒修須循廣記之規以備必書之要館司或有闕漏公事盡令提舉施行伏自陛下赴難雒京以副人望宰臣百辟諸道藩侯各貢牋章請臨寶位羣情尤切三讓彌堅且行教令之規先進代王之號既從俞允尋就纘承皇澤播於萬方聖功超於千古伏自大駕臨至德宫宰臣百官諸道侯伯各上勸進牋表及聖旨謙讓批答兼宣諭諸道教令詔書及寶册文并自天成元年四月後至今年九月

以前内降詔書陛下日親時政金口所宣去獘除姦及
近日敷奏省費從寛之事並請下所司各簡抄録送館
所異編修總無漏畧從之十二月同州節度使盧質准
勑録太祖莊宗兩朝功臣書詔白進之是月都官郎中
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録及雜書
傳千餘卷並付史館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
録甚濟其闕
趙鳳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七月鳳奏當館奉勑修懿祖

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録自今年六月初一日起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闕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録追尊册號之帝約文只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為實録其太祖已上並目為紀年從之至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録共二十卷莊宗實録三十卷鳳及修撰張昭遠吕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崔棁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長興二年五月棁上言臣聞

高祖神堯皇帝初定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
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恐十數年後事跡茂聞因命儒學
大臣分撰南北諸史且言異代猶恐棄遺況在本朝豈
以湮滅臣嘗聞宣宗纘承大業思致時雍旰食宵衣憂
勤庶務十餘年之内可謂治平於時史官雖有注記尋
屬多故輦輅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淪墜統臨之盛寂寞
無聞伏思年代未遥耳目相接豈無野史散在人間伏
乞特命購求十獲五六亦可備編修𢍰成一代之信書

永祚千年之盛觀從之

三年五月史館奏當館職備編修理無曠失將美惡而具載庶古今以同風垂訓將來傳範不朽實有國之重事乃設教之本根伏自寇盜寖興皇唐中否四朝之聖君令命寂寞無聞數世之忠臣楷模湮淪罔紀至於后妃貴主帝子皇孫禮樂廢興制度沿革不偶文明之運難崇祖述之規既遇昇平須謀纂集敕旨史館奏陳事件皆叶規程顯驗公勤並宜依允

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朝以來時歴四朝未有實録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歴嵗時轉失根本自中興已來累於諸道購纂四朝日歴報狀百司關報亦恐已曾撰到實録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廵屬購募四朝野史及除自報狀關報等庶成撰集之功從之

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勑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録呈進者臣學虧富贍功愧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於綸旨國家神符運

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壂離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絶咼燅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翊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闢河湟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狊吏而還貴主誅潞孽而定徐方仗鉞分憂振雄名於閫服維城作固濬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王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邁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玄眷祐乃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謀猷特立睿哲遐宣訓卒練兵櫛風沐雨纘崇鳳歷恢

三百載之世功平盪梟巢剷四十年之讐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於見聞庶備詳於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博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共議纂修獲成紀録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甘英妄測於河源禆竈强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斵增慙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叙懿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並題

日紀年録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九年謹修成實録三十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顧鈆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洽旨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綵五十疋盖椀一副

李愚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詣閤門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

韓昭裔為端明殿學士末帝清泰元年史館上言凡書

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命近臣以時繫日録下史館編修詔昭裔及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録送有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劉昫自唐末帝時為丞相監修國史清泰元年七月昫奏曰史官奏天成二年九月詔纂修太祖至莊宗實録及功臣列傳四年十一月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實録二十卷莊宗實録三十卷呈進其功臣列傳委元修史官張昭遠與史館修撰相次編纂列傳計三十卷今年

閏月七日進之呈末下所司臣以立功立事須標於竹帛記言記事靡漏於簡編貴資褒貶之文備述艱難之業伏惟陛下大明御宇至道臨人定寰區以武功守宗祧以文德輝耀三古超越百王莫不萬國來庭千官舉職臣叨居鈞軸已愧庸虛曾無筆削之勞謬處監修之任輙兹舉奏冒凟宸嚴詔所修列傳付史館先是令春史館進之鄂王省視次便屬起兵因是亡失故重繕寫奏故也二年六月制曰恭惟先皇帝夷凶靜亂開國承家

社稷危而再安乾坤否而復泰弘宣一德寵惠兆民八年之間家給人足然而致理之績雖已播於頌聲紀事之書尚未編於史氏緬維纉奉之道良增愧惕之懐其實録宜令史館疾速修撰呈進唯務周詳勿令闕漏姚顗為相兼監修國史清泰三年顗上表奉詔臣等同修先皇帝實録進呈自承天旨尋戒百官同申太史之舊章徧訪茂陵之遺牒莫不橐螢汗簡寢筆懐鉛粗成典册之大綱詎副宸旒之重委臣聞刻木結繩之代泥

金簡玉之朝傳茂實於無窮播英聲於不朽良以絃歌誦美竹帛書勲然則序皇猷而有質有文論帝道而或踈或密踈則見譏於良史密則利澤於洪源故禹穴藏書作法永垂於千古橋山刻木化民何止於百年恭惟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務實去華本仁祖義鄙漢家之霸道薄用刑名遵老氏之玄言克敦慈儉爰自仗義旂於參野總戎鉞於渠門三紀訓兵奉列聖而重安咼祚八年御宇育黎元而別創蘿圖臣歷覧前經詳觀哲

后無如先聖居宗室而扶持景運作維城而屏翰皇家鷹揚豹變之奇蠖屈龍伸之智年纔總角位已建牙輔獻祖太祖之經綸觧僖宗昭宗之禍難東平巢蔡北靜藩渾披榛棘而立朝廷斬豺狼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寰海横流方哀義帝之喪堅守唐侯之位而謳歌遽迫歷數爰歸於是革秦皇漢武之澆風修貞觀開元之仁政以臣幽淺何以發揮自捧絲綸如挾冰炭但緣職分難避擬掄臣即與判館事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中

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吳承範等依約典謨考詳記注按編年之舊體各次第以分功起龍潛受命四十年成鳳册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重才輕仍憂於漏畧加以裝䙝鹵莽繕寫生踈旋命直館右拾遺楊昭儉虞切指蹤專司校勘尚慮舛誤未盡周詳將冐犯於進呈實倍增於憂負翌日詔奬飾其書付史館

中書門下率百官上章慰賀

晉賈緯為起居郎史館修撰緯謂監修趙瑩曰唐史一

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異其言具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何如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録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見宰相論說不已明年春勑修唐史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覩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録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録一卷

餘皆闕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五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啟一昨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乂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誣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將輯亡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耻闕遺今錄

淺聞別陳短序伏異特廻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裨於良直蹄涔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晉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己亥詔曰百王大典千古元龜儻不編修永成漏畧有唐氏遠自高祖下自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更深何繇尋訪眷言筆削宜屬英髦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

為光等學並該通文皆微婉俾成信史足展長才宜令張昭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昭又以唐朝數帝編簡殘缺詔遣修唐朝一代正史昭長於筆述鋭於採求不三歳取天寶前舊史至濟陰少主實録野史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制稱美尋加户封書付史館晉少帝開運二年史官上新修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一十三卷并目録一卷都計一十帙賜監修前朝劉昫及修史官等繒綵銀器有差

趙瑩為相監修國史天福六年四月瑩奏曰伏以唐室

君臨歷年長遠至若王言帝載國史朝經治平之時充溢臺閣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竹簡漆書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馬之文章遂成殘缺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既闕簡編先憂漏落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録請下勑購求昔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録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懿宗僖宗兩朝實録皆遇國朝多事或值

皇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衙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託纂修或秘藏於士族之家或韜隱於鉅儒之室聖代方編於舊史耆年有事於故朝聞此誤論諒多快愜況行恩獎以重購求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録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讐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復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

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復有世積典墳家傳史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制書以為文集未逢昌運無以發明今屬搜揚誠為際會既伸志業佇見旌讐請下中外臣僚及明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内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歷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録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等共議所撰唐史抵叙本紀列傳十志本紀以綱帝業列傳

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歴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為甲子轉年長歴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列傳以述功臣者古者衣冠之家書於國籍中正清議以定品流故有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繼軌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勲書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備載簡編以光祖

考今宸恩涣洽屬意誤論卿士大夫咸多世族聞兹汗簡孰不慰心請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勲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叙列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定方始備儀自寳應已來典章漸缺其祗見郊廟册拜公王攝事相禮之文車輅服章之數勢移權倖禮或僣差故軍容釋奠於儒宫舉朝議誚巷伯扈鑾而法服博士抗論年代既深禮文斯忒請下太常禮院自

天寶已後至明宗朝已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並據增損節文一一備録以憑撰述禮志四懸之樂不異前文八佾之容或殊往代隋唐已來樂兼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韶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章斯缺自咸秦盪覆鐘石淪亡龍紀返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旋宮之義空有其文請下太常寺其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開元十部用廢本末一一按録以憑撰述

樂志刑名之制代有重輕隋唐已來疏爲律令然累朝雖有制勑相次增益舊條以此格律之文未能畫一後勑不編於實録諸制多在於法書請下大理寺自著律令已來後勑入格條者及會昌已來所經疑獄一一闕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歴五行天文災異中書實録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並不載於册書謫見之文時或存於星歴請下司天臺自會昌已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歴法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録

以憑撰述天文律歴五行等志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為第一品尚書令僕為第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六尚書為第三品自定令已後官品錯舛比諸令文前後同異又有兼攝簡校之例資授册拜之文軍容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御史臺自定令已後文武兩班品秩或升或降及府名使額寺署廢置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官志畫野離

疆實均九貢帶河礪嶽爰命諸侯唐初守邉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即有節度按察之名故刺史多帶於使銜郡閣更兼於軍額其後四安之地因亂多設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鉞故山河易制名類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來山河地理使名軍額州縣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述郡國志漢述藝文隋編經籍蓋以總括典墳之部牢籠流畧之書唐初以迄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卷軸彌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

雅之盛請下秘書省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四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臣名叨輔弼學愧裁成獲奉制書俾專信史伏以有唐纘歷累葉承平文德武功已紛綸於圖諜記言載筆尚闕漏於簡書皇帝陛下永念淪胥深思揖讓周武謁成湯之廟不忘故朝漢皇封王赧之孫盖悲亡國今則已覃優渥爰勤纂修凡在臣僚孰不知感所懼史才短淺識局荒唐實慮庸虛有孤宸委所陳條例如可施行請下所司

庶幾集事從之
漢竇貞固隱帝時為相乾祐二年貞固上言臣伏覩上
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
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
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生成之道
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書因兹而昭著古既若此今
乃宜然輙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晉高祖洎少帝兩朝
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衰葢歸歷數而炎靈復盛固

有階緣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繇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録神功聖德靡不詳明述漢之興繇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莫究端繇伏惟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為國備觀王業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伏乞睿慈勑史官纂集晉朝實録勑五運相承歷代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具載鴻

猷況今司契御乾握圖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化源迨自金行成兹火德所請編録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録宜令監修國史藴逢吉與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月竇貞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録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雒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誡以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戯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

文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文輿開來者奉玆鉛槧賞以油緗同傾獻扶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録三十卷少帝實録二十卷謹詣東山閤門呈進勑貞固等羣書覩奥直筆記言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有彰將播無窮永傳不朽歎重褒美頃刻不忘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伏以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削平多難開啓洪圖用干戈而清域中修禮

樂而治天下克勤克儉乃武乃文八紘方混於車書三載忽遺於弓劒英謀睿畧既高冠於前王聖德神功尚未編於信史詢於典禮闕孰甚焉宜垂不世之文以永無疆之美其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實録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委張昭定名奏請又詔曰書契已來史冊相繼明君暗主罔或遺之所以紀一時之興亡為千古之鑒誡梁均帝唐清泰二主皆居大寶奄宅中區雖負扆當陽不享延洪之數而編年紀

事宜存纂録之規用備闕文永傳來裔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録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亦委張昭定名奏請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勑編修太祖實録及唐梁二末主實録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温叟同編修又奏撰漢書者先為項傳編蜀記者首序劉璋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録以全太祖之事功又

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簒弑君位未有記録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為梁廢帝其書曰後梁實録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主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實録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並從之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録三十卷上之

顯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撰修世宗實録從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七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國史部

論議

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而為之傳其後太史公易編年之舊式明述作之微旨揚搉而論文辭炳焉班氏父子專心載籍亦復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爾後當筆削之任者盖不乏其人焉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次一時之

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以垂制移書以布懷罕不磅礴今古講求輿蹟緒言佳話藹乎前聞足以見作者之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誖惑也各習師法惑於初見誖布内切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言發跡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拘曲礙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澹古贍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撮揔取也千活切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操執持也千高切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佚樂也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絀聰棄明倚依太素反本歸貞則理得而海內均也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蚤古

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者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經常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採柞木也茨疾兹切採音采飯土簋歠土刑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羮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飯扶晩切簋音軌歠尺悅切糲粱之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賴藜藿之羮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

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分扶問切）名家苛察繳繞（繳繞猶纏繞也繳功鳥切）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剸讀與專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引名責實參錯交伍明知事情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

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與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空也空則明也中當也充也中竹仲切）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元氣之貌也混故本切）光燿天下復反無名（返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又謂其子遷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歳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又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歳

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嫌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謂本以其得失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以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竹兩切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詠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道言

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已者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皆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言斯蓋易象之别記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坤卦文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經常

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遺法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

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唯戈癸切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

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也（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切）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後漢班彪為徐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著述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暨於諸侯國自有史魯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四時以記萬事魯遂各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

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乖檮杌之事遂闇不行於時為闇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録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大始三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

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文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寡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遣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嵓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猶仁義亦足羞也道游

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仁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蓋有足多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 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 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

後之所踪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裔當世家而編之列傳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有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刋落者謂削落繁蕪所有不善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暇也史記衛青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張衡字平子為太史令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顧得專於東

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長久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其畧曰易稱虙戲氏王天下虙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録又一事曰帝系黄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皥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

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許冋時人追恨之劉千秋為越騎校尉校書東觀好事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几閣無紀録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

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觧說乃欲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猶不易矣既感和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畧道公卿内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知舊制儀品

晉賈謐為秘書監掌國史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朂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誕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議之

謚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煕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

宋徐爰為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

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
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
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
作周實維雍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
同兹義基帝業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
晉以宣啟陽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泰始為造物之末
又近代之令遠史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凖善惡具書
成敗畢記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

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剗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
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統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
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遂
聞莫或斯等宜依衙書改文登册變號起元義熙為王
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簒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覇朝雖揖
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於
是外内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

義熈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范曄為太子詹事撰後漢書以為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

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南齊袁彖為秘書丞議駮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𤆂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闗業用方得列其名

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
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頊畧
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
後魏高祐孝文時為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
聞典謨垂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戒行事所以昭揚
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
皆言動之實録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
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

氏屬詞比事兩至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古今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䎸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史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䎸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

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洽風譯之所覃固已義振前王矣加以太和已降年末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勲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功德光於帝篇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孝文從之時

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

李彪爲度支尚書除名及宣武踐阼彪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乃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皐高陳民師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策虞書銘慎微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録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姬鑒於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畧也故觀

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辯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刪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朽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曁史班之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代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虗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亦可往來焉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歳越百

餘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玆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册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緜緜休烈若不恢史闡録懼上業茂功殆有缺矣於是名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是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

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
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製作
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絃柱既易善者或謬自
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
牘弗張其於書功録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
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馬殂落凡百黎氓若
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
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

繇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
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繢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
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迹者欲人
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
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
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遠今王之懿美洞鑒准之前
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焰哉合德二儀者先
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焰也慮周四時者

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豯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滦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京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藴也革獘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

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

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為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而功立彪固世而事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連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勑

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休矣而典謨弗恢者皆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産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著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繇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

時有文質史有備畧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乆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乆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疎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强欲為知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佩荷恩澤死

而後已今所求者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録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祥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禄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崴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張彝宣武時為光禄大夫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者之周

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剌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遠於兩漢魏晉雖道有汙隆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分離劉苻專據秦西燕趙迭制關左姚夏繼起五凉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

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謡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
遂得仗節輝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徧馳於梁
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庶片言之不遺與美刺之
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白而值
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
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摧慕遂爾推遷不及
聞徹未幾叨牧秦藩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
歳嘗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懐以為深憂

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湮於丘井臣之願也

陽尼為著作郎好學博通羣籍奏佛道宜在史録後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八